

新時代表亞洲小叢書

日本渡部徹著
陳信德譯

日本勞工運動史

下冊

東方書社出版

上海商務印書館

1925年

日本勞工運動史

日本勞工運動史

日本勞工運動史

丁

日本渡部徹著
陳信德譯

新時代亞洲
小叢書之五

日本勞工運動史

下冊

東方書社出版

新時代亞洲小叢書

朝鮮民族解放鬥爭史

馬超羣 李啓烈合譯 定價八二〇〇元

越南人民反帝鬥爭史

呂 毅著 定價七八〇〇元

西北回族革命簡史

馬霄石著 定價七七〇〇元

戰鬥中的馬來亞

陳 炎著 定價九五〇〇元

日本勞工運動史上冊

陳信德譯 定價七〇〇〇元

東南亞地理上冊

任美鏗編著 定價八〇〇〇元

美帝國主義奴役下的日本濟經上篇

陳肇斌著 王清彬著 定價八〇〇〇元

論越南八月革命

長 征著 定價七六〇〇元

新時代亞洲小叢書之五 **日本勞工運動史** 下冊

主編者 季羨林 張禮千
李有義 馬學良

著者 渡 部 德 徹

譯者 陳 信 德

出版者 東方書社
代表人王曉彌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 營 書 店

經售處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東方書社

上海：福州路四二〇弄19號
濟南：院西大
成都：民生堂
重慶：民生堂

印刷者 華印印刷所

一九五一年九月初版

日本勞工運動史 下冊

目 錄

四 階級鬥爭激化的時代

- (自昭和初年至滿洲侵略戰爭——一九二七年至三一年)……………一三三
- 一 勞動農民黨的運動……………一三四
- 二 對革命運動的大鎮壓……………一四一
- 三 戰線的混亂……………一四九
- 四 鬥爭的實情……………一五七
- 五 這一時期的革命運動……………一七一
- 六 這一時期的改良主義運動……………一八六

五 運動暫時後退的時代

(自滿洲事變至太平洋戰爭——一九三一年至四一年)……………一九三

一 中日戰爭以前……………一九五

二 中日戰爭以後……………二一五

結語……………二二五

譯後語……………二三一

四 階級鬥爭激化的時代

——自昭和初年至滿洲侵略戰爭（一九二七至三一年）——

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爲契機獲得飛躍發展的日本資本主義，到大戰一結束，便失去了它的發展條件，所以發展的速度隨着也非常減低了。此外又因種種不良的條件——世界資本主義全般的停頓，根據華盛頓條約的海軍軍備限制，由關東大震災所引起的京濱（東京及橫濱地區的簡稱——譯者）工業地帶的潰滅等等——使經濟界的實質不得不日趨惡化。但是，因爲資本家們在大戰中都發了一批橫財，又有政府的周到的保護，所以在大正年代倒還能利用彌補一時的政策使全體不至於露出很大的破綻來。事實的內幕當然是叫工人、農民、都市的勤勞者以及中小工商業家負起一切的犧牲，才能保持暫時的平靜的。可是這種欺騙政策總是不能長久的，早晚是要暴露它的矛盾的。到了昭和年代，這種矛盾就明顯地表面化了。譬如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三月的金融恐慌就是這種徵候的爆發的先聲。從此以後的日本經濟與政治便漸趨絕路；到一九二九年，又因被

捲入以美國爲首的世界恐慌，達到了困難的極點。因此，爲維持資本主義，只好一方面加強對國內勞苦羣衆的剝削，另一方面加緊製造挽救日本資本主義危機的新條件——就是對外侵略。這樣，到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就不得不開始對滿洲的武力侵略了。在這種客觀條件之下，日本的資本家竟把一切的負擔完全放在工人階級及其他勞苦羣衆的雙肩上，所以當然就加深了勞苦羣衆的生活困難與生活不安，結果階級對立也爲之擴大與尖銳化起來了。因此，支配階級爲施展它的經濟壓力，就得利用政治上的權力爲背景；所以工人運動也不得不從經濟鬥爭發展到政治鬥爭，在勞資兩個階級的尖銳對立之下展開了一連串酷烈而且緊張的決鬥。同時，勞苦階級亦反映了支配階級這種垂死的掙扎，在它的隊伍中發生了左、右、中間各派的爭執；所以工人運動一方面又得勇敢向支配階級進行拼命的鬥爭，一方面爲避免戰線的混亂又得克服自己隊伍中的腐敗分子的錯誤運動。

一 「勞動農民黨」的運動

一九二六年（大正十五年）十月，以「總同盟」為主力的右派退出了「勞動農民黨」以後，「勞動農民黨」就歸到以「評議會」為中心的左派的手中而得到迅速的發展。如上面所述，以前「勞動農民黨」的總部竟把全幅的精神貫注在「應如何趕走左派」這一點上，並不進行日常的活動；所以黨的實際上的活動都是由各地的無產團體協商會議在「評議會」的領導下——不管總部的動向如何——進行的。因此，雖因「總同盟」的退黨引起大量的中央委員退出總部，在實際上並不發生很大影響。相反的，從前不得不向總部的右翼作風進行鬥爭的下層組織，至此始能公開響應中央的號召，起來做果斷的鬥爭；這就給「勞動農民黨」造成急速發展的條件。

再來看客觀的形勢：當時正是普通選舉將近實施的時期；另一方面，在經濟方面，從一九二七年三月的金融恐慌以來，早已走進絕境的政治經濟已經陷入全面的停頓狀態，生產縮減，大量裁員，工場的倒閉正在繼續發生；因此，田中「政友會」內閣——本年四月成立——已經感覺到：為克服日本帝國主義的苦境而繼續它的發展必須進行對外侵略；所以田中一面正在開「東方會議」，一面却已經出兵山東半島向中國開始軍事

行動，使全國充滿了緊張的空氣。因此，工人的鬥爭，農民的鬥爭，學生的鬥爭，一切的鬥爭都不但要反抗資本公司、地主以及學校當局的激烈壓迫，還要直接向政治權力——官憲的公關干涉與鎮壓——進行鬥爭。這樣就使人民對政治的關心非常高漲，結果一切的運動都以政治為中心得到一種關聯和統一。在這種情況之下，做為這種潮流之中心的無產政黨就具有更重要的意義；特別是戰鬥性最高的「勞動農民黨」就成為一種組織的中心來領導這一時期的運動，實現了日本無產者政治運動史上最輝煌的「勞動農民黨」時代，並成為戰鬥的工人、農民以及勤勞者（沒有財產，以薪金維持生活，又不屬於工人的人——譯者）的帶路的星星。

下面要介紹一點「勞動農民黨」的具體的活動。「勞動農民黨」還由「總同盟」與其他右翼的人們領導的時期，共產主義聯絡處的合法機關報「無產者新聞」提倡了解散議會的聲請運動來做為左翼政治攻勢的第一炮的時候，該黨即時起來響應，正式採用了這個運動為黨的運動，在官憲的激烈鎮壓之下大力去推行，把運動在全國規模之下統一組織起來，使它成為一切鬥爭的中心。譬如反對治安維持法、耕作權確立、對華不干

涉、失業者運動、地方議會選舉戰，或者「評議會」的工場委員會、工場代表會議等等的鬥爭都與這一運動配合起來，以此鼓舞了多數的工人與農民；有時竟把「社民黨」與「日勞黨」的羣衆也吸收過來，迅速地擴大強化了「勞動農民黨」的組織。此外還教育了人民大眾知道：要在日本進行鬥爭，首先必須爭取民主的政治自由；並使他們瞭解：爲完成這個目的，必須由自己起來鬥爭。因此，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在普通選舉實施後第一次的總選舉當中，「勞動農民黨」比其他任何黨派都得到多數人民的支持。

對「勞動農民黨」這種活潑的活動，其他的無產政黨當然亦在努力擴張它的黨的勢力。但是這些黨派都賽不過「勞動農民黨」的活潑鬥爭，要費渾身的力量才能防止自己的羣衆被人搶走。以「社民黨」來說：它把支持它的中心團體「總同盟」所有的工會會員都吸收爲黨員，以此爲基礎來主張大規模的右翼聯合；並與「官業勞動總同盟」「日本海員組合」「海軍勞動組合聯盟」保持密切的聯繫，不許黨員和一切有鬥爭性的團體接觸。再就「日勞黨」來說：「勞動農民黨」與「評議會」提倡「工人代表會議」的運動，「日勞黨」就糾合自己屬下的工會起來組織「工資減低反對同盟」；「評議會」要以「統一運動

同盟」來實現勞動戰線的統一，它就提倡「日本勞動總聯合」，要搞另一個統一運動！

這樣，「勞動農民黨」就以「評議會」與「日本農民組合」為中心，在激烈的鎮壓當中一步一步地獲取了鬥爭的果實。如上面所述，能夠這樣活潑而且強力推進鬥爭的原因，是因為有重建起來的共產黨在它背後給與強力的領導的結果。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因為再建的日本共產黨發生了錯誤的革命理論——受到福本思想的很大影響——所以對日本的勞工運動亦引起了很大的不幸。所謂福本思想是在山川思想暴露了它的破綻，失去了領導力之後，突然起來佔住領導地位的理論。簡單的說，它的內容是這樣的：要把日本的勞工運動發展到革命運動，首先必須完成與鞏固主體；為完成主體，必須去除一切不純的思想，把馬克斯主義的思想純化集中起來，才能達到目的。福本自己指這個理論叫作「關於結合的馬克斯原理」。比方說：對同一種傾向裏面所存在的單純的不同意見也要加以徹底的追究，把馬克斯主義的因素從這裏分析出來，使它結晶化起來，——而且不只在精神上與理論上，在組織上也要如此——這樣才能鞏固主體。他並且主張：眼前這種工作只能在理論鬥爭的範圍內進行。

以前因爲山川思想否定了先鋒隊的意義，所以具有革命性的人們都在渴望得到一個有實踐性的、正確指出運動方向的理論；正在這當頭，恰巧出現了福本思想，主張主體（先鋒隊）是爲運動之發展絕對必要的；所以一般就很容易接受福本思想，認爲它才是正確的革命理論。福本思想就這樣很快地風靡了革命陣營的多數同志，甚至發生了極端的追隨現象，好像「不奉福本思想就不配做革命家」似的。因此，福本和夫的一種特殊的文體和語彙，在某一時期竟充滿了左翼陣營的文件。這種思想的結果當然會強力表現在現實的場面上。譬如一切政黨、工會以及羣衆團體的分裂抗爭都被認爲是正當的；在這種組織裏面，理論嚴密一致的人們應該集合在一起來排斥別人；並認爲進行理論鬥爭就是革命家的任務。這樣一來，最應該站在現實的鬥爭場中去活動的人們竟夜以繼日地埋頭於觀念上的討論，最需要統一的羣衆團體竟被縱橫的裁割；而且更不幸的是：應該做爲工人階級的先鋒去站在現實鬥爭陣首的共產黨，竟因此變成「抱有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的人們」的集團，完全使黨脫離了羣衆，大大地妨礙了黨的羣衆活動與發展。因爲福本思想否認黨是鬥爭的組織，認爲它是思想團體，所以一切的鬥爭都委任給「勞動農

民黨」與「評議會」；黨本身却隱藏在羣衆團體的背後。這就引起了本位主義的、不切合實際的、觀念鬥爭的橫行，所以儘管左翼的人們做過許多獻身的奮鬥，在這一時期組織並沒有多大發展。

在大多數的人們還沒有明顯感覺到這種矛盾之先，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總部却早已看到日本共產黨被福本思想的錯誤理論所耽誤，由它給與日本共產黨一番徹底的批評，要求日共實現福本思想的克服和黨的再組織（一九二七年綱領）。日本共產黨遵循共產國際的忠告，從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秋天就開始對福本思想的錯誤進行自我批評，並致力於黨的再組織。到一九二八年二月總選舉的時候，共產黨就公然以先鋒黨的姿態出現在羣衆運動的陣首；並在二月一日發行了不合法的中央機關報「赤旗」，具體地、現實地深入到工人、農民、市民裏面；糾正了從前的本位主義以及沒搞清楚先鋒黨與羣衆團體的區別的偏差，使革命運動逐漸朝向正途發展。至此，以共產黨爲中心的革命陣營才開始顯著地擴大強化起來。

這時期正是金融恐慌的大旋風剛平定下來，一般勞苦羣衆——他們在金融恐慌的大

混亂中會暫時停止了鬥爭，但因資本家與支配階級的剝削越來越厲害，暴戾亦越來越兇惡，所以——正要起來給支配階級一個猛烈反擊的時期。譬如「野田醬油廠」的爭議與「社外船」●反對鬥爭的場合，這些工人都是屬於右翼的、勞資協調的總部「總同盟」及「日本海員組合」的工人；可是他們居然押倒了幹部的反對起來罷工而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在這種環境之下，革命陣營裏面又建立了如上面所說的體制，要以共產黨為首開始全面的攻擊，這當然是資本家與支配階級一件不堪設想的恐怖，無論如何是要予以防止的；所以他們就企圖要對以共產黨為首的左翼陣營發動一次大鎮壓。

二 對革命運動的大鎮壓

「治安警察法」「大逆事件」「第一次共產黨檢舉事件」「利用震災虐殺社會主義

- 社外船：日本的近代航海事業，差不多完全操縱在「日本郵船會社」和「大阪商船會社」——這兩個公司的很大部份股票是日本皇室的——兩個獨佔資本的手中。通例指這兩個公司以外的輪船叫作社外船。這是壟斷資本家用歧視的表現來壓迫小資本家的一種手段。

者」「治安維持法」等等，迄此對工會運動、社會主義以及共產主義的鎮壓是一點也沒有間斷的。就像「評議會」與「勞動農民黨」，雖然原則上被公認的合法團體，可是說不定在什麼時候——比方在罷工或示威運動的場合，或者遇到天皇的行幸或大演習的時候——就要被奪去它的合法性，遭受官憲的恣意檢舉、拘留或者監禁。這樣，工人運動本來就只有極少的合法性。不過，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三月十五日在東京、大阪、京都、北海道以及其他全國各地一起進行的共產黨大檢舉，不但在質與量方面都是空前的大規模的鎮壓，而且從支配階級與官憲的立場來說也是一次拚命的對抗。這次大檢舉通共動員了全國二十一個檢察局，只東京就動員了五萬的警官隊，逮捕了一千多名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破壞了「勞動農民黨」「評議會」及其他全部左翼團體的機關。接着在四月十日「勞動農民黨」「評議會」及「無產青年同盟」又被禁止結社；從此對革命運動就開始了有組織的大鎮壓。譬如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四月十六日以及後來差不多年年必有的大檢舉，它的暴戾是年年有加無減的。比方說：檢舉的範圍也越來越大；黨員當然不能幸免，就是黨的同情者，甚至於帶着「赤旗」或其他機關報的人們，

只要你知道——不管形式如何——共產黨的活動，或者抱懷共產主義的思想，就得被嚴禁。支配階級就這樣打算從日本的土地上掃除一切的革命運動。

同時，支配階級又整備了對付革命運動的對抗策：在一九二八年四月濫用緊急勅令改惡了「治安維持法」，對革命運動處以死刑的極刑；在全國各府縣佈滿了特高警察網；「文部省」爲防壓共產主義思想，竟假借「思想善導」的名義在全國學校設學生課——就是校內的特高警察，並解散校內的社會主義研究團體，驅逐左翼的教授；「內務省」也加強了檢閱制度，對工人的鬥爭益發加強干涉，促進右翼反動團體的活動來進行兇猛的白色恐怖，同時又爲毀損革命運動的權威，爲要從內部來破壞革命運動的組織，竟派出挑撥者來進行挑撥行爲，或者使警察的間諜潛入組織等等；真是應有盡有，不擇手段的惡劣作風。因此，今後以共產黨爲中心的革命運動就不得不逐漸轉入地下活動。

這姑且不談，先來說上面的三。一五檢舉事件與三個團體的解散。因爲它發生在日本的革命運動剛要向正軌發展的時期，所以它所給的打擊是非常大的。但是黨和工人決不因此畏怯，即時就由巧妙避免了官憲的追究的黨員起來恢復組織，在黨的領導下組織